

# 那年那月 人马情



谢文纬  
著



# 那年那月 人马情

谢文纬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年那月人马情 / 谢文纬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104-5397-7

I. ①那… II. ①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6292 号

## 那年那月人马情

---

作 者: 谢文纬

责任编辑: 李淑娟 乔天碧

装帧设计: 魏芳芳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张: 22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5397-7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四十年前的作者



骑着小黑马飞奔



与第二任坐骑大叫驴的合影



与小黑马的离别照



夫人送的六十五岁生日礼物黑色木马





作者近照

## 引言



二〇一四年，生肖年为马年，我花费整整一年的时间，写下了我与小黑马的故事，自然也回忆起当年内蒙古建设兵团的生活，以及我的初恋。离开兵团已近四十年，但我的心里始终惦念着小黑马，这种惦念促使我在十年前，专门赴内蒙古找寻过它。在辽阔的草原上，却很难觅到它的踪迹，于是便留下了思踌和心痛。在马年，我更加牵挂它，一闭上眼睛，它在旷野上飞奔的英姿便浮现在眼前，它毛色油黑，身材矫健，奔跑的姿态飘逸、潇洒、狂野。在我一生最艰难困苦之时，小黑马曾与我相伴，它给予我勇气和力量，它给予我友情和真爱，它使我在最压抑的年代顽强地活着；它使我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冲破迷茫，奋发向上，自强不息；它使我在那年那月的不公正中，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坎坷走向辉煌。





我的夫人最能了解和体谅我与小黑马的这份特殊情感，在马年尚未到来之际，她秘密地为我六十五岁生日定制了一份厚礼。礼物装在一个巨大的盒子里，她又用半天的时间为我拼装，然后摆放在楼梯的转角处。当我从医院出诊回来第一眼见到“它”时，意外的惊喜令我激动不已，因为“小黑马”从草原走进了我的家。从此，我上下楼都能见到心爱的小黑马，并且亲昵地叫一声：“小黑！”于是在马年，我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它把我带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带回到那个永远不会让人忘怀的知青岁月。我把自己置身在那个与马一起度日的年月，我的回忆不断涌动，年轻时的经历一幕幕在脑中闪现，我日夜不停地敲打着键盘，于是文字便流了出来。

## 目 录



### 引 言

- |     |    |       |
|-----|----|-------|
| 001 | 一  | 懵懂岁月  |
| 015 | 二  | 二十岁那年 |
| 025 | 三  | 离别母亲  |
| 035 | 四  | 告别奶奶  |
| 041 | 五  | 扒 车   |
| 055 | 六  | 大车店   |
| 067 | 七  | 初 恋   |
| 079 | 八  | 得与失   |
| 091 | 九  | 初到连队  |
| 101 | 十  | 调到马班  |
| 109 | 十一 | 烈马之死  |
| 117 | 十二 | 放马喂马  |
| 125 | 十三 | 我与银针  |
| 133 | 十四 | 兽医培训班 |
| 141 | 十五 | 重 逢   |
| 151 | 十六 | 失 恋   |
| 159 | 十七 | 兽医生涯  |

169	十八 小黑马
181	十九 征服小黑马
187	二十 出行
193	二十一 九连吃鱼
199	二十二 救主
211	二十三 偷瓜
219	二十四 业余生活
231	二十五 探望父亲
237	二十六 结症
247	二十七 兽医之职
255	二十八 救治小黑马
263	二十九 研究癌症
271	三十 梦断大学
279	三十一 大叫驴
287	三十二 偷情
293	三十三 生驹
305	三十四 梦断银川
315	三十五 抉择
329	三十六 离别小黑马
337	尾 声

—  
懵懂岁月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生在除夕的当晚。小的时候我曾经为此自命不凡，以为伟人才会诞生在这样特别的日子，然而稀里糊涂地活了几十年后才发现，因为生日是除夕，我竟很少能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日，因为每年的年夜饭都顶替了我的生日宴。长大后，更感到自己的属相都很难确定，我究竟该属牛，还是属鼠？我的大家庭中有一对夫妻，他们同岁，两人比我大一岁，都属鼠，于是我常常嘲笑他们：

“你们是一对老鼠哩！”

此时，他们则会反唇相讥：

“你也是鼠流之辈，不要忘记你是鼠年最后一天生的。严格讲，你是老鼠尾巴尖上的一根毛哩！”

每当此时，父亲常常会出来圆场，他说那年我出生之前已经立春，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我应该属牛。话虽这样说，但我生在除夕，毕竟是鼠年的最后一天，很难自圆其说。直到后来碰见一位算命大师，关于我的属相才总算有了结论。因为起卦时，先要报生辰八字和属相，属牛和属鼠的命

运完全不一样。这位资深的大师颇有经验，他眯着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问道：

“你这辈子脚有没有崴过？”

我歪着脑袋想了想，本人一生喜欢体育锻炼，崴脚的事时有发生，便非常肯定地点了点头，于是大师断定我属牛。

另一有力的佐证，便是生我的预产期在牛年。听母亲说生我的那天，她白天帮助父亲理书，累坏了身子，晚上打牌时便感阵阵腹痛，于是被送到医院，生下了我，比预产期早了近一个月。听完母亲的这番回忆，我才明白实际上我是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据说生下来只有四斤重，于是留下了“小小”的乳名。

对于上述的推敲，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只是确定了一点，我在娘胎中还未完全发育好，便提前一个月来到这个世界，所以能够活下来已是万幸。但先天的不足便决定了我生来是个弱者。如果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我是很容易被遗弃或夭折的；即使活在和平年代，我也很容易落入任人宰割的境地，除非我能依靠后天的见识和毅力，再遇贵人相助，大概才可勉强走出一条充满艰辛、坎坷而终获成功的人生道路。

我人生最早的记忆是模糊的，只朦胧记得自己似乎是住在一所大房子里。一进门，有个很大的厅连接着几扇门，分别与卧室、书房、阳台、卫生间、厨房相通。大厅中除有会客的沙发外，还有长长的餐桌，上面摆满英国式的餐具。大厅有一扇门直通大阳台，客人们可坐在那里谈天乘凉，阳台全由落地窗户组成，有一个旁门，开门出去是旋转楼梯，一直通到花园。后



来妈妈告诉我，那寓所就是上海的 Merryfield 公寓。于是我的脑中便隐约出现一幅画面：我手拿玩具趑趑趑趑从大厅走进一个小屋，屋里有个大大的竹筐，里面盛满了各种玩具，我将玩具扔进竹筐，顺手又拿起另一个玩具，然后踉踉跄跄再从屋中走出来。

这或许是我对上海寓所仅存的一点儿记忆，之后，我便随父母来到北京。父母不仅把我带到北京，随行的还有两位南浔保姆，阿三和丹宝。雇佣南浔保姆或许是家中的传统，因为我的祖上曾是南浔的豪门大户。关于那段家世，父母在我小时候从不曾对我透露，并且似乎有意回避。我从小由两位保姆带大，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可在解放初期有这样的待遇却并不光彩，足以让街坊的孩子们嫉恨，于是平素的我不敢独自上街玩耍，因为野孩子们会高喊着“少爷”，用石头和土块向我袭来，而在那个年代，“少爷”的雅号和“土豪劣绅”几乎等同。先天不足、身体虚弱，又使我在家中受到大人们过分的关爱。两位南浔保姆整日轮流照看我，对我的影响自然是潜移默化的。我现在所能讲的上海话中，掺杂了许多南浔话便是例证。每当睡觉时，她们会轻拍我的身子，哼着南浔的儿歌，使我在悠扬的江南小调中渐入梦乡。至今这动听的小曲仍时常在耳边萦绕：

“这个心肝要睡觉了……” (Gege xingan yao gugule)

我儿时生活是优越的，在家中被娇生惯养着，但到了社会则立刻显出我的无能。六岁那年，我被送进一家颇有名气的幼儿园。我的性格蔫蔫的，说话的声音低低的，常常躲在角落中独自玩耍。我时时要提防被别人欺负，可万万没想到还会被女孩子欺负。幼儿园里有一对姐弟，弟弟戴副眼镜，



长得瘦弱，性格也是蔫蔫的；而姐姐长得壮实，虎头虎脑，完全是男孩子性格，活泼好动，常和男孩子们摔跤，打成一片，摸爬滚打，不分上下。

大概我的性格和那女孩的弟弟相仿，所以我喜欢找他玩。可是有一天，那女孩突然跳到我面前，露出一副凶狠的表情，硬说我欺负了她弟弟，我有口难辩，只好非常没出息地选择逃跑。记得我从幼儿园跑出去，进入小学，那女孩紧追不舍，眼看要被她抓住，只好跑进男厕所，以为就此可逃脱她的追捕。谁知那女孩竟然在外面一直候着，当所有的大哥哥们都走后，男厕所只剩下我时，女孩突然冲进来，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将我从男厕所拖出，揪到一个僻静处，接连扇了我十几个耳光。然后她趾高气扬地哼着歌，跳着脚，扬长而去，我摸着自己被打红的脸，感到无比的委屈。

这是我出生后第一次受到凌辱，但那时我弱小、胆怯、害羞、窝囊，受到委屈不敢告诉老师，也不敢讲给家中大人听，只得将苦水默默吞进肚中，结果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永久的精神创伤。根据心理学泰斗弗洛伊德的观点，儿童期的心理创伤会形成潜意识，影响人的一生，对于我来说这的确不是空穴来风。

自此，我便惧怕女孩子，特别是惧怕强悍的女孩，后来这种惧怕不知为什么变成了敬畏。幼儿园毕业后我就读于汇文小学，常有出身显贵的女孩与我为同学。我家那时住独门独院，但使我仰视的两位女同学却住小洋楼。一位女生住的洋楼就在我家的胡同口，她肤色嫩白，长得甜美可爱，受到家庭文化熏陶，她自幼会弹钢琴，而我和她上学、回家常常同路而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大喜欢她，或许是因为她的性格与我一样文静。她



不爱说话，经常紧锁着眉头，显出她的忧郁和不满。这也许应了同性相斥的物理定律，她的美丽没有能吸引我。我觉得她性格和我一样软弱，如若结伴，那定会一起遭受欺负，至少我保护不了她。幼小的我，因为自己的先天不足，因为自己的柔弱，对于与异性交往都本能地试图寻找强者来互补，或者说对强者有着某种依恋和念想。

另一位女孩家住靠近崇文门的一座洋楼中，她不仅深深吸引我，而且使我对她常常想入非非，以致在小学的最后两年，我一直暗恋着她。虽然她长得不算靓丽，可是她一双大眼睛总是忽闪着，透出灵气，黑黑的眸子似乎会说话，有时和她对上一眼，竟使幼小的我心动不已，但在她面前我总害羞地低着头。她的功课门门都好，尤使我青睐的是她的体育，简直可以说是出类拔萃。她尚未发育的身体不仅健壮，而且敏捷，每年学校运动会她都是年级短跑冠军。平时我看不到她练习，她的奔跑能力或许是与生俱来的。每次看她比赛，我都会全神贯注，对于我来说那是一种享受。当她冲到终点撞线的一刹那，我虽然不敢为她呐喊，但那一刻我的心会飞起来，整个心底荡漾着快乐，然后很多天便沉浸在对她的回忆中。她在我心中是无与伦比的女神。

然而胆小懦弱的性格，决定了我不敢将爱慕之心向她表白。当时流行的做法是递小条子，可是连这样的举动我都不敢。我能做的，只是放学回家暗暗尾随她，看着她走进那座小洋楼，然后我也从她家的门口走过。我曾无数次乐此不疲地做着这件傻事。

我和她面对面的接触只有一次，那是小学毕业的最后一天。从此，我